

河上肇自传

下 卷

[日] 河上肇 著

儲元熹譯、龙 仁校

内部读物

商 务 印 书 馆

河 上 肇 自 传

下 卷

〔日〕河上肇著

儲元熹譯、龙仁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64年·北京

河上肇著
河上肇自传

1959年

岩波书店

内部读物

河上肇自传

下卷

〔日〕河上肇著

储元熹译 龙仁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7号)

京华印书局印装

统一书号：4017·89

1964年9月初版	开本 850×1168 ¹ / ₃₂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87千字
印张 16 ¹⁸ / ₁₆ 插页 4	印数 1—2,000册
定价(9) 2.80元	

目 次

入獄后之秋	5
移押到小菅刑務所	5
重罪監獄小菅刑務所	9
昼夜獨居房	14
牢房里的情况	20
和妻見面	25
鉛字拆版作業	32
運動和洗澡	37
單調的單身牢房生活	42
渴望普通社交	46
真知子的釋放和喜志子的進京	53
特赦的夢	59
別了, 1933 年1	59
獄中迎接 1934 年元旦	64
兩條退却綫	68
紀元節的特赦	72
昼夜獨居的解除和假釋的夢	76
和津田青楓見面	81
假釋的夢	89
翻譯作業	89
和一別七年的佐野學見面	95
佐野學的回忆(一)	101
佐野學的回忆(二)	105
從希望假釋到期待假釋	110
對於服刑期滿下決心后的心境變化	116
向所長反擊	120

在獄中享受最大限度的自由	127
圖書室工作	132
假釋的風聲	138
聽到假釋的風聲	138
批准寫自傳	144
妻對服役的杞憂	150
天長節假釋的風聲	156
白做了一場假釋的夢	161
呈報假釋後的經過情況	165
作原博士的助手	169
原博士的刑事人類學的統計研究	173
假釋出獄的犯人們	179
急於想得到假釋的大貫大八	185
病房生活	191
住進病房	191
准病房生活	195
准病房里的人們(一)	200
准病房里的人們(二)	206
准病房里的人們(三)	209
真知子的結婚	217
離開病房	217
隔了半年才見面的真知子	221
真知子的結婚	223
下坡	229
所餘無幾的刑期。和伊藤証信見面	229
嚴格單獨看管的牢房里的人們	233
思想犯所寫的讀后感	237
對於《釋放後的生活方針》的意見	244
和吉村檢察官的一問一答(一)	249
和吉村檢察官的一問一答(二)	256

《1936年岁暮之歌》	261
出獄前后	266
和藤井推事见面以及下定决心服刑滿期	266
未见天日的《獄中贅語》(一)	273
未见天日的《獄中贅語》(二)	279
做好了出獄的准备	286
出獄的日子快到了	291
最后一天	296
回到自己家里	300
学究生活的告終	305
头一年里的獄中通信	313
严格单独看管时期身心方面辯証的变化	313
1934年——从冬天到春天	319
1934年——从夏天到秋天	322
故乡以及童年的回忆	326
給母亲和女儿的信	334
給真知子的信中所提到的青年时代的回忆	339
回忆(断片部分)	349
螃蟹、鸚鵡和朝鮮鯽魚	349
荒木寅三郎的头	355
教师自画像	364
豆沙糯米糰子和腊八粥	375
大死一番	388
木下尙江老先生	422
獄中的食物	438
记忆中的种种食品	448
1. 山头的豆餡年糕	448
2. 油炸鯽魚	449
3. 猪肉火鍋	454
4. 美味的面包	456

5. 瓢亭的 日本菜	464
常爱出錯	472
拙于生計	482
随笔《断片》	492
歌五首	505
小国寡民	505
談馒头	510
河上肇 年譜	524

入獄后之秋

这篇獄中記的笔調和以前大不相同，可能会引起不少讀者的奇怪：为什么河上独独把这篇獄中記整个写成小說体裁，而且用本田弘藏这个名字来描写自己，另外一些人也用了假名字呢？关于其中的緣由，可以参看《开始写〈自传〉时的心境》。

末川博

入獄后之秋

萧萧风雨小江秋，
不是愁人亦合愁。
至今犹想荒川雨，
手械东过白首囚。

移押到小菅刑务所

为了把本田弘藏从市谷刑务所押送到小菅刑务所去，一辆护送汽車，上面同坐着一个强盜犯，由一个看守长和一个看守部长护卫着，冒着夹有冰雨的烈风，开过架設在荒川溢洪道上的鉄桥，在堤防下凹凸不平的馬路上一直往南駛去，不久就到了小菅刑务所的正門。两个囚徒立即下了护送車，走进鉄柵栏門，被混凝土的大建筑物吞沒了。那一天是 1933 年 10 月 20 日，恰好是弘藏五十五岁的誕辰。

他們头上戴了草笠，手上加了手铐，站在警卫事务室門前的走

廊里等了許久。两个人都背朝着过道，提心吊胆地听着身后走过的看守們的皮鞋声音，目不旁視地馴順地面壁站着。誰一看都知道他們是新犯人。

弘藏一手拿了老花眼鏡，一手提着包袱。这里的外走廊，样子就像隧道一般，穿堂风大得厉害。随风吹进来的雨点，把混凝土过道弄得湿淋淋的。大概是北风把西伯利亚方面的寒气帶了来，冷得不像秋天了。弘藏站在那里渾身直哆嗦。

他們站在那里的走廊背后，是間大屋子，門框上釘着一块“警卫办公室”的黄銅牌，里面有几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員，有的伏在桌子上正做着什么，还有两三个人，围住屋中央的四方形大火鉢，抽烟的抽烟，喝茶的喝茶。随后，其中有一个看守，打了个哈欠，站了起来，离开火鉢，走进附設在办公室旁边的一間又小又暗的屋子里。他把弘藏和那个强盜犯叫了进去。

在那个屋子里，他們換去了身上所穿的全部衣服。新发給的衣着，只有四件：赭色夹袍、衬衣、短褲和短腰带。衣服全都是洗得褪了色的，和过去市谷刑务所所发給的没有什么两样。弘藏心里想：“这从哪儿說起呢！”

他們在离开市谷刑务所以前，身上原来穿的赭色囚衣让換成了浅葱色囚衣。那是小菅刑务所送去的，叠得好好的，用同样顏色的短腰带捆着。解开腰带，衣服里包的是同样顏色的衬衣、褲衩和短褲，还有手套和草鞋。对刑务所生活一无所知的弘藏，在換衣服的时候，心里还想，即将押解去的小菅方面，除了浅葱色的褂子而外，还让穿褲衩，这就太好了（因为冷得受不了，所以有条褲衩包着光身子，心里就很高兴）。现在才知道，一切都只是护送路上的临时措施。由于褲衩让脫掉了，頓時觉得格外冷了。

接着开始检查他們的東西，一样样地决定哪件該代为保管，哪

件該退回家去。

一个穿了看守部长制服、上了年紀的保管科看守，带着恶狠狠的脸色解开弘藏の包袱。拿起一个月前弘藏下獄时脱掉的骯髒白单衣，冷笑着說：“这种东西，干么一径留在身边？退回家去吧。代為保管，固然也可以，不过等到出去的时候，全烂了呀。”

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关弘藏の市谷刑务所，规定只要一下獄，所有携带的东西，一律不許退还家去。因此，下獄当时身上所穿的衣服，只好一径寄存在保管科里。可是他也不想分說，只是回答道：“都是些沒用处的东西，如果可以退回家去的話，希望全部退回去。”

保管科的看守說：“你說什么？可以退回的呀。那末全都退回家了。”他一边这样說，一边开始照着市谷の移送单一件一件地清点弘藏所带的东西。每念出移送单里所登載的某样东西，就叫弘藏取出那样东西，放在桌子上。后来，从衣服下边抖落出来两三本书和預审决定书。保管科的看守迟疑地讀了一下书名：《炭色馬》。

原来，那本书是忘了退回家去的、路卜洵写的《灰色馬》^①。头脑迟鈍得出名的弘藏，一时想不起来，弄得挺僵。

“这是什么？預审决定书么？让我看一下。”保管科的看守拿起几张用格子紙訂在一起的文件，开始大声念道：“被告人原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什么？……被告人原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素来信奉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辞去該大学教授后……”

才念到这个地方，他脸上突然露出一副怪相，停止了朗讀。

^① 路卜洵 (V. Ropshin, 本名 B. Victorovich Savinkov, 1879—1925), 旧俄反动作家, 十月革命后, 领导反革命的“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 失败后逃往外国。1924年秘密越境时被捕下獄, 在獄中自杀。——譯者

原来，这个看守，虽然在这个刑务所里工作了多年，已经到了领恩俸的年岁，一时却分辨不出弘藏的身分，还以为这个年老的新犯人也許是保了火险而故意放火的罪犯，结果想不到竟是有名的思想犯，因此他着慌了。

检查完毕所带的东西以后，保管科的看守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了一个佩带金肩章和金袖章的年輕看守长，审查两人的身分。弘藏首先被审查；审查的时候，那个年輕小伙子重新让站到走廊里。审查的项目，是住址、家属、职业、朋友关系等等，都是丰多摩和巽谷已经审查过的，现在又重新审查一次。照說，移送犯人时，所有材料是跟着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每个刑务所总要把同样的事情重复一遍。

审查完毕以后，年轻的看守长训戒弘藏說：“不讲也该知道，必须好好遵守规则，好好做工，懂得么？”

后来，就把那个年輕小伙子叫了进去，让弘藏站在走廊里。年輕小伙子的身分审查，費了许多时间。弘藏重新戴上草笠，背朝着过道，面朝着墙壁，老是在那里站着。北风越来越大，它有时夹着雨在走廊里呼啸，就像在海峽里施虐一样。

大约过了三十分钟光景，那个小伙子总算审查完毕，走到走廊里和弘藏站在一起。两个人一句话都不說，只是从草笠縫里死瞅着墙壁，老是在那里。光着身体只穿一件夹袍的弘藏，觉得衣服下襠渐渐被雨淋湿了。全身都发冷，哆嗦得越发厉害了。

后来弘藏被带到医务室去检查体格和诊断健康。因为他抖得厉害，医务工作人员笑着說：“这样冷么？”

健康诊断完毕以后，可以洗澡了。——当他拿到一块毛巾，听到說是现在要去洗澡的时候，他欢喜非凡。看守带他去的那间屋子，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桌子周围放了六、七把椅子。这是犯人

接見外來訪問者的屋子。桌子一角，有個穿淺綠色獄衣的犯人坐在椅子上，兩邊是穿了西裝的年輕小伙子。這兩個人，一個是在場監視的刑務所里的教誨師。另外一個是來探監的耶穌教牧師。牧師對着那個犯人，用一種裝腔作勢的聲調飛快地叨嘮着。弘藏僅僅在他身旁走過，就知道又在強迫推銷耶穌教了。

按照最初的設計，這個接見室也許是準備作為犯人的號房的。打開那個屋子角落里的門，就是個小小的浴室。那間浴室像個小倉庫或壁櫥，里面一個窗子也沒有，幾面都是混凝土的牆，白天都是漆黑的。弘藏照着看守的吩咐，在拚命叨嘮着的牧師身旁脫下綠色獄衣，搭在空椅子上，走進了浴室。

浴湯熱得幾乎可以燙傷皮膚，根本不能下池子，只能打出一些，擦擦身體。儘管這樣，因寒冷而發抖的弘藏，還是有蘇生之感。

已經記不清是怎樣走的了，他由一個看守帶領着，乘上電梯，到了龐大的樓房的三層樓上。緊靠電梯口的走廊里，有個看守站立在一張小桌子前面。

帶領弘藏的看守，交代了一句“這就是三層樓上的主任”，就下樓去了。

“753 號。”

這就是弘藏的番號。主任看守用這個番號叫着，把他領到南面東頭的一間單身牢房里。弘藏在小菅刑務所里的生活，就這樣地開始了。

重罪監獄小菅刑務所

這個小菅刑務所，如果照英國的說法，它不是 local prison(地方監獄)，而是 convict prison(徒刑監獄)。換句話說，是個重罪監

獄。关在这里的大部分犯人，不是无期徒刑，就是二十年或十五年的长期徒刑犯。哄动一时的有名强盗或杀人犯，远在京都、大阪、神戶以至四国地方的，都关到这个監獄里来。

因为它是重罪監獄，是关长期徒刑犯的特殊刑务所，所以設備很好，在东京府刑务所还没有建成以前，号称为远东首屈一指。再加有些老犯人，比許多看守的資格还老，不但对于刑务所里的情况和传统非常熟悉，而且长年每天见面，工作人員和犯人中間也就自然产生出一种感情，所以这里的工作人員对犯人的态度，比起一般刑务所来，要寬大許多。在这方面，长久担任这里的所长有馬典獄长的出名的彻底溫情主义的遺风，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像弘藏这种刑期較短的人，而关到这个刑务所里来，乃是一种优待。

刑务所的房子，是东京大地震后全部重新建筑的，除了工厂（在監獄法上称为“劳役場”）而外，主要部分全是鋼筋水泥建筑。从上面往下看，这个刑务所的房子就像仙鶴伸长了头頸展翅飞翔一样。相当于鶴頸的正面进門的地方，是钟楼兼瞭望台（白天台上經常有一个看守在監視着整个刑务所內的动静），它像粗大的烟囱那样矗立在半空里。头頸下面相当于仙鶴躯体那部分，乃是刑务所的正房（办公楼），那是一片二层楼的楼房，楼上分成教誨堂、會議室、所长室、庶务室等等，楼下分成警卫办公室、教务室、医务室、職員食堂、夜班室、犯人用的接見室等等。

关犯人的房子，使人联想起欧洲古代城堡的遺迹（弘藏到欧洲留学时，曾經坐了汽船，沿着萊茵河順流而下，在船上看见过山头的古城堡；这里的牢房，事实上就使他回想起那时所见到的城堡），那是一点裝飾也没有的灰色三层楼，又高又大。它就像鳥的两只翅膀那样，挟着正房，一南一北，对称地摆着，中間由带有屋頂

的走廊相溝通。大部分犯人，白天從自己的牢房裏到工廠去做工；夜里下工後，一千二百多個犯人（病房裏的除外）一律被拘禁在牢房裏。他們多么渴望着“自由”啊！

南北兩幢獄舍，每幢又分為第一舍、第二舍、第三舍。第一舍是東西兩頭長的長方形建築，第二舍從它的中部斜伸向西南，第三舍從它的中部斜伸向東南；整個獄舍，構成一個K字形。

第一、第二和第三舍，都是一樣高度的三層樓。雜居房（每間關八人）只設在第一舍的一樓和二樓，其餘都是關一個人的、同樣大小的單身牢房，一間一間分得就像蜂窩一樣。這種單身牢房，每舍每層大約有五十個。

北部那幢獄舍，白天屋子裏一個人也沒有。犯人全都上工廠干活去了。而南部那幢獄舍，大約有一百五十間晝夜獨居房。關在那裏的人，白天黑夜都被拘禁在屋子裏；照刑務所裏的說法，這叫做“嚴格單獨看管”。

這種晝夜獨居房，南部各舍，每舍都有一層。第一舍、第二舍都設在三層樓上，只有第三舍設在一樓。

這個“三舍一樓”或簡稱“三下”的一層樓房，是小菅刑務所裏的特殊部落，是一個魔巷；這裏關着這樣一些人：

第一類是精神病患者以及精神耗損者。這些人如果放在三層樓上，怕他們跳樓自殺（三樓和二樓的走廊，中央都是挖空的，就好比市內馬路的行車道那樣；這樣，樓上樓下，一目了然，都可以監視到。倫敦的新式監獄裏，那挖空的地方是張着鐵網的；這裏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仿效那種辦法），所以全部關在樓下了。這個刑務所，在設備方面雖然號稱遠東首屈一指，却同樣沒有專關精神病患者的特別室，所以凡是精神不正常，隨時可能發瘋的人，厲害一些的，整年上了手銬，不讓出去運動，也不讓洗澡，日日夜夜關在牢房

里。弘藏刚入所的时候，精神耗损者，有些还关在三层楼上，可是不久就都关到一楼去了。

第二类是正在调查中的违反所规的人、受惩罚的人、或惩罚后仍然不解除严格单独看管的人等等。其中有被处两个月的“屏禁”的。这种人完全被禁止看书、运动、洗澡、理发、做工等，头发和髭鬚长得乱蓬蓬的，身上骯髒不堪，整天端坐在臭气冲天的窄小的牢房里。要是情况严重、被处“重屏禁”的，得上皮手铐。那皮手铐是在一条厚皮腰带上，安上两个皮手环，有前手铐和后手铐的区别。所谓后手铐，是把两手背在身后铐在皮手环里，再加上锁，使无法动弹。因此，上了后手铐的人，每当开饭的时候，只能悄悄地背着手把放在牢房门口的汤盞拿起，放在一个适当的地方，犹如猫狗那样，把嘴凑到碗盞上去喝。夜里也得反绑着两手睡觉，大小便乱撒。这种手铐，照《监狱法施行规则》的规定，使用对象只限于有可能发生暴力行为、逃走或自杀的犯人以及解送中的犯人；可是实际上呢，却往往用它来拷问和惩罚犯人。要是在议会里质问司法大臣，他一定会答辩说，一切都照规则办事；但是事实上，犯人无论怎样循规蹈矩，如果管他的看守借口说他有发生暴力行为或自杀的可能，那末一切也就完了；所以规则的运用，是“灵活”得很的。像后手铐这种刑具，不折不扣地是日本国内的封建遗制的典型象征。这是有健全思想感情的人类社会中所不可能存在的一种丑恶东西。

最后，第三类是违反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中的那些不肯在思想上转变方向的人。这类人中间的重要分子，一般都被押送到遥远的北海道的网走地方去；弘藏入所的时候，那样的人，里面一个也没有了。可是，等到第三个年头上，就有三个被关进来。在行刑当局看来，这些人可能是可恨的非日本国民，同时还是道地的精神

病患者吧。正因为如此，所以他們才有那样的光荣，和日夜大声嚷嚷的疯子們一道呆在魔巷里生活。

不过，尽管是魔巷，比起网走刑务所来，可能还是好得多。查看一下旧记录，1891年那一年中間，死在网走監獄里的囚徒，就达一百八十八名。而它所关的犯人数，在1892年10月，是七百七十人。要是根据这个数字来計算死亡率的話，那末一年中間就要死掉約四分之一。由此也就完全可以推想得到，当时犯人所受到的，是怎样一种非人的待遇了。现在的网走刑务所，就继承着这样一个传统，而刑务所这样的地方，传统的作用很大，所长握着大权，犯人的待遇，由于刑务所的不同，非常悬殊，因此，网走刑务所里犯人的生活，甚至到现在也还是不堪設想的。遇着大雪紛飞的隆冬天气，連开水都会一下子結冰；鄂霍次克海的无情的狂风，也許会穿透关在那里的思想犯人們的心脏吧。和那里比較起来，能够在这这里的魔巷生活的人們，光是在能和家属见面这一点上，就不能不說是强多了。

住在巴黎的柳澤健，写过一篇文章：《查理·莫拉斯（Charles Maurace）的出獄》。莫拉斯这个人，在人民战綫內閣已經成立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高唱王政复古的大反动派之一。他以教唆杀人罪坐过二百五十天牢，最后被释放出巴黎的桑德刑务所。柳澤在他那篇文章中写道：

“日本的情况我不知道，在法国的監獄里，政治犯似乎受到特别的待遇。这从大杉荣的一篇文章里也可以知道，大杉荣在那篇文章里說，当他在巴黎因搞政治煽动演說而被捉进監牢的时候，只要拿出錢来，一日三餐，每頓都可以喝到葡萄酒。莫拉斯虽說犯的是教唆杀人罪，其实很明显地是政治犯性质；在这一点上，他的坐牢，也許是不折不扣的‘到別墅去跑一趟’。总之，在他坐牢

期間，他写出了五本书：（最初我还不知道，他在牢里所写的五本书，我在无意之中买了两三本。）不仅如此，在他坐牢的期間，他几乎每天都用貝利蓀的化名在他的机关报《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时事評論！所以当他清晨被释放出獄的时候，对訪問他的新聞記者所說的那番話，可能完全是他的真心話。他說：‘变换一下环境，是很好的休养。反而因此能够潛思默想，能够讀書，还能够写作……’而且他今年已經七十一岁了！不过，監獄究竟是監獄。有心人一致認為，如果不是莫拉斯那样的人物，沒有他那种信心和精精神，决不能做出那样多的工作来。”

写这篇文章的柳澤，大概也是“有心人”之一吧。如果是这样，那末我希望他万万不要小看了日本的政治犯。要知道，同样是監獄，早就經過有名的法国大革命的国家的監獄，和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都沒有完成的并摻有大量封建遺制渣滓的我們这个国家的監獄，两者之間的差別，正和別墅同地獄的差別一样。年紀过了七十岁的莫拉斯之流，尽管只坐二百五十天牢，要是被送进网走監獄的話，那末也許等不到释放，就死掉了。

昼夜独居房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談小菅刑务所吧。

小菅刑务所里的昼夜独居房，除了已經說过的第三舍一樓而外，第一、第二舍，都設在三楼上。

第二舍的三樓，当弘藏入所的时候，是政治犯的薈萃之区。那里以佐野、鍋山、三田村、田中（清玄）那批重要的共产党叛党分子为首，一切左翼思想犯，除了两三个获得特別信任、被送到工厂去劳动的而外，都和右翼政治犯一起，关在这层楼上。比弘藏晚一步